

探究梵蒂冈对科学的看法

在一篇揭露梵蒂冈科学观的引人深思的文章中，《发现》杂志的一名记者深入探究了宗座科学院的内部运作。令人遗憾的是，文章揭示了其陈旧思维的弊端。

新闻来源

· 通过 MSNBC 了解：“如何教教皇科学”

记者迈克尔·梅森与梵蒂冈天文学家盖伊·康索尔马尼奥修士、其他天主教官员以及宗座科学院的成员们探讨了罗马天主教会的科学政策和发展方向。梅森将宗座科学院描述为“一个出人意料地非宗教化的机构，也是梵蒂冈最不为人知的机构之一”。尽管报道以一些有趣的科研活动开篇，但康索尔马尼奥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他认为真正的权威来源是什么。

“一百年前，我们对宇宙大爆炸一无所知，”他说。“如今，我们认识到宇宙浩瀚无垠、不断膨胀、瞬息万变，因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些以前从未想过的哲学问题，比如‘多元宇宙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绝妙的问题。科学无法解答它们，但科学通过告诉我们宇宙的本质，促使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它让我们回溯到创世的七日——这本身就是一首诗，一首优美的诗，

蕴含着深刻的教诲——然后说：‘哦，第七日是上帝的休息日，它提醒我们，上帝并非无所不能。’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但也赋予了你我在这个宇宙中做出选择的自由。”

康索尔马尼奥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他认为真正的权威来源是什么。

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停下来思考一下，如果以诗意的方式解读《创世记》，其背后隐藏的教训究竟是什么。如果《创世记》并非上帝创造行为的字面记载，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上帝在欺骗我们？毕竟，如果我们把《创世记》解读为对宇宙大爆炸的诗意描述，那么创造的顺序就完全错了。例如，在大爆炸模型中，恒星先于地球存在，但上帝的话语却明确地告诉我们，地球先于恒星存在。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错误。那么，上帝在这种“诗意”的解读中想要传达的信息，是否是祂自己也不知道祂是如何创造的呢？

作者在下文中声称，梵蒂冈“在科学问题上谨慎犹豫”的原因在于吸取了 17 世纪伽利略审判和定罪的教训。然而，问题在于，身为基督徒的伽利略并非人们所描绘的那位科学殉道者；相反，他的傲慢、同事的嫉妒（以及政治因素）很可能才是导致他受审的原因。不幸的是，伽利略的神话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常常忽略历史事实。（顺便一提，鲜为人知的是，伽利略的

思想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与《圣经》相悖，而是与托勒密的地心说相悖；因此，他的主要反对力量来自当时的科学界，而罗马天主教会则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将托勒密的理论纳入了其神学体系。）

伽利略是一位基督徒，但他并非人们所认为的科学殉道者。

我们当然可以赞赏科学院广泛听取不同人士的意见和想法，无论他们是否信教，但令人不安的是，它竟然将人的意见置于圣经教义之上——而教会却宣称圣经是上帝的圣言。例如，科学院院长、意大利物理学家尼古拉·卡比布就声称，理解生命的起源并不需要信仰上帝——他只承认科学无法回答“事物为何存在以及其目的是什么”这类问题。那么，一个认为生命起源不需要上帝的人，为何会领导天主教会如此重要的机构呢？令人遗憾的是，答案或许可以在梵蒂冈天文台退休台长乔治·科因神父的言论中找到。

科因说：“《圣经》里没有科学。一点也没有。

《圣经》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写成的。有些是诗歌，有些是历史，有些是故事。”

“你的意思是说，圣经不应该接受科学的检验吗？”我问道。

“没错，”科因说。“完全正确。”

科因的论断是：圣经中没有科学。为了检验这一论断，我们首先列举一些科学领域——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天文学和生物学。如果科因的观点正确，那么这些领域都不应该出现在上帝的话语中，甚至根本不应该被提及。文化人类学研究人类的社会结构、语言、法律、政治等等。圣经对这些方面有任何论述吗？

《士师记》和《列王纪》描述了统一王国和分裂王国的社会结构、君主制的兴起，以及当时的许多政治论述。这些都是可以验证的观察结果，但可惜的是，它们不能算是科学，对吗？考古学呢？圣经中充满了关于许多城市和民族的地理位置和起源的观察。但是，同样，这些肯定不能算是科学论断。心理学呢？圣经提供了大量关于行为和动机的案例研究。可惜的是，在科因看来，这些都不能算作科学。

那么天文学和生物学呢？啊，这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考古学和心理学是一回事，但起源又是另一回事。科因真正想表达的可能是，既然科学已经揭示了宇宙历史的“真正答案”，那么圣经就不能对这些领域妄加评论。虽然我们承认圣经并未对任何一个科学领域进行详尽的阐述，但上帝确实给了我们一些关于历史、生物学和人性的可检验、可验证的记载。我们可以考察圣经中关于古代世界的描述，并发现这些陈述是准确的。既然圣经在这些领域是准确的，那么为什么当圣经对地质学（洪水）、宇宙和生命起源等问题做出

显而易见的、可检验的陈述时，我们却突然将其与现实世界割裂开来呢？

圣经中充满了关于许多城市和民族的地理位置和起源的记载。

这种脱节令人遗憾地反映了基督教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当“数百万年”的思维模式悄然渗透并凌驾于圣经清晰的教导之上时，基督徒要么必须将信仰割裂成科学范畴（即自然主义伪装成科学），要么就只能将圣经贬低为一本包含部分真理的普通书籍。正如科因所言，那些与当下人类观点不符的部分，就被轻描淡写地当作“诗歌”和“故事”抛弃。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人类便可以根据当下流行的观念来判断上帝何时在表达祂的本意。这一点在德·托卡主教后来的评论中也得到了印证：

“当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时，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解读圣经，”德托卡解释道。

文章作者正确地指出了这意味着什么（并指出妥协如何削弱基督徒的见证）：

当科学提出一个似乎与圣经相矛盾的真理时（例如，缺乏全球洪水的证据），圣经固有的弹性就足以容纳这一新发现，任何明显的矛盾

都会被归入寓言的范畴（在许多天主教徒看来，诺亚方舟就属于寓言的范畴）。

*如果上帝在圣经里所说的话并非真心话……
那么圣经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如果圣经并非出发点（正如本文中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只要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任何东西都可以被抛弃。然而，这种论点存在诸多缺陷。首先，自然主义者会说，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推断基督不可能从死里复活，因为这在自然主义框架下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真是如此，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都死在罪中，本文引用的那些人的信仰就毫无价值，无法得救（哥林多前书 15:12-19）。其次，如果拒绝圣经教导的“理由”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呢？例如，许多地质学家在世界各地的岩层中发现了数百万生物的遗骸，这无疑证明了全球性洪水的存在。他们也是科学家，但他们却被忽视，仅仅因为他们不认同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最后，如果上帝在圣经中所说的并非祂的本意，如果祂的言辞可以随着时代潮流而改变，那么圣经对我们又有何用？或许圣经中某些与“科学”相悖的部分隐藏着“道德教训”，但谁来决定这些道德教训是什么？它们是否仅仅随着人类自认为的“最好”而改变？如果上帝不能清晰地表达祂的

旨意让我们理解，或者祂不提供具体不变的真理，那么祂还能算是上帝吗？

令人悲哀的现实是，基督徒越是向达尔文主义者和地球年龄论科学家的所谓“启示”妥协，就越是将自称是上帝赐予我们的话语的《圣经》弃之不顾。这一点本身就应该让这些人深思。如果他们真的像他们声称的那样信靠上帝，那么为什么他们不相信上帝会告诉我们真相呢？

读完这篇文章，你心里是否有一些触动？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值得你认真思考的问题？或许，你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打开心门，成为祂的儿女。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言辞，只要一颗真诚的心。你可以这样祷告：

天父上帝，

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愿意立定心志，宣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离开过去那些不讨你喜悦的生活方式，求你赦免我的过犯。靠着你的恩典，帮助我学习顺服你、爱人如己，活出你所赐的新生命。求圣灵每天引导我、扶持我，使我一生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愿你知道，你并不孤单。信仰的道路需要陪伴和成长。鼓励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寻找一间合适的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聚会、学习和成长。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在信仰上需要帮助，欢迎随时写信与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倾听，也愿意与你一同前行。